

那一天，我在林邊

20 歲以前，我總認為記憶或許是有限的，那些飛逝而去的日子零零碎碎的，空白一攤一攤頹唐地乾涸在記憶裡，有些地方讓金屋或玉兔給抓傷了，失了它原本的面貌。人生對我還太模糊，每件事都是未完成。長輩們總嚷嚷著我這代是不堪一擊的草莓族，生活太過安逸、資源過於充足，導致我們沒有理想、毫不積極又對這世界冷漠，而最讓他們詬病的，是沉迷於網路。

上了大學，我開始學會用 BBS，而且每天至少會在站上三小時，批踢踢實業坊像個巨大的交誼廳，超越地域的限制，永遠聚集了數以萬計的版眾，提供最新最即時的訊息，相對的專業資源的堆積也十分驚人，每個版裡都有屬於自己的知識金字塔，瞬間讓我愛上這裡。

而跟大部分大學生一樣，或許，我有點迷惘，不知道自己的能力以及價值。直到去年八月，莫拉克颱風襲台，那個午後，台北只刮著比平常大的風，下著如絲細雨，我還能吹著冷氣安逸地窩在房裡，原本以為只是個平凡不過的颱風，沒想到卻已在南台灣倒下驚人雨量，造成嚴重災害。看著電視上的影像，一下子紅了眼眶，那些影像狠狠的刺在我的心上，同在一片土地上，卻有人已陷在絕望的泥沼中與死神搏鬥。十年前的 921 我還太小，沒有能力去幫助別人，記憶也早已悄然崩解，現在我已成年，是不是能有足夠強壯可以貢獻一份力量？

於是，我馬上加入 PTT 自發性組成的救災團隊。那次八八水災，消息完全是依照第一線網路，第二線媒體，第三線政府的方式擴散，網友自發性組成的救災團體還有匯集的物資，甚至比政府還要快還要深入災區！在網友臨時架設的網站上，可以讓每個人做能力所及的援助，有些人募集救援物資幫忙運送，有些人主動扛起召集志工的大樑，主動和高鐵接洽交通補助的事宜，而我，則自願成為志工，深入災區用手腳真真切切的幫助災民；我們彼此並不相識，也沒聽過彼此的聲音，但所有人卻團結一心只為了減低災區的苦難而努力，如此高效率的團體，只有網路上才能真正實現。

12 號下午我在網路上報名了其中一個去屏東林邊的志工隊，不到幾個小時召集人已經辦妥高鐵交通事項，也發好了注意事項及詳盡的通知信，沉澱一下心情，13 號清早到台北車站集合，沒想到我們這一隊竟然有 36 人，且大部分都是人們口中所稱的「80 後」，與我差不多年輕。

午後，終於抵達災區現場，眼前的景象震懾得我無語，放眼望去只看到一片泥海，是令人作噁的灰黑色，掩沒每個角落，灰濛濛的天空有鼓令人窒息的壓迫感，空氣夾雜著汙泥與垃圾的惡臭撲鼻而來，水位仍處於淹到膝蓋的高度，冰冷的刺進我腿部纖細的神經，已分不清楚是因為冷，還是因為內心的悲傷所以顫抖，滿山滿谷的絕望湧向心中，還沒開始動作就已感受到絕望，透過電視和實際上看

到的有極大落差，災民臉上的無助我到現在都還會想起。原本我們預定進行清掃還有消毒的工作，但因積水未退，淤泥清出去還是會成為泥漿再流回，所以改變為發放物資為主。一開始走在積水中效率很低，後來找到竹筏，才得以有效率的發物資到亟需援助的小巷弄裡，無數的災民向我們求援，住較高樓的阿婆還只能用繩子綁著水桶讓我們釣物資上去，像童話故事中被禁錮的長髮姑娘。時間來到 14 日，山貓對於清理淤泥很有效率，因此我們轉而幫忙一些住戶清理家中的淤泥。災區的淤泥或許是因為積久了，完全無法直接鏟開，只能先用耙子弄鬆再用鏟子清出去，一個下午我們只幫了一戶人家清好玄關，瞬間覺得自己很渺小，災區需要的人力超出大家想像非常多。最後一天是星期六，災區湧進了更大量的志工，分別穿梭在大街小巷中忙碌，積水終於有些退了，所以所有人轉戰去協助街頭垃圾的清理，把散落的垃圾集中讓大型垃圾車如夾娃娃似的夾上車，從一個電鍋的高度慢慢堆積到了一個小孩身高，報廢的電視跟家具都被清了出來，重建家園的路似乎還有很長。

晚上快速的收好行李搭上高鐵，大家變得有些沉默，我想每個人都在沉澱這幾天的所見所聞吧，那些震撼，那些辛酸，那些不捨，需要大量的堅強跟努力去平撫，我們可以隨意地搭車遠離災區，回到完好如初的家園，但居住在那裏的人卻注定無法逃離可怕的印象跟天災的摧殘。回到台北，街上依然擁擠，聞到路旁食物的香味，突覺這幾天好似做了一場惡夢，卻讓我覺得自己更勇敢更堅強。

直到現在，我慶幸有這樣的機會深入災區，很慶幸我們有無遠弗屆的網路，它讓我真正看到台灣 80 後的力量，並非長輩所說的那樣脆弱；我們有一顆熱愛台灣的心，關心屬於這片土地上的任何細小事物；我們有力量可以去執行，有效率地用身體去 FIGHT；我們重視利他的影響力，希望把我們的快樂主義渲染到整個世界。網路，真的不是帶壞小孩的黑幫老大，而是一個新的世代，建構的新民主國度。